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8月15日
星期一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
陈明丽
□ 编辑：
向平

□李怀宇

潘耀明先生在香港柴湾明报工业中心向海的办公室藏书多、字画多、名家手札多。一见难忘的是金庸的题字：“看破，放下，自在。人我心，得失心，毁誉心，宠辱心，皆似过眼云烟，轻轻放下可也。”

俞平伯、沈从文、钱锺书、艾青、巴金、端木蕻良、汪曾祺等都与潘耀明结下了翰墨因缘。2011年6月22日至7月31日，香港城市大学举办“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展”，皆是潘耀明收藏的名人手迹。其中包括巴金致潘耀明的十多封信件和巴金《随想录》总序原件。

为了心爱的藏书，潘耀明一度成了“负资产”。1997年，香港楼价较高时，潘耀明准备从杏花村搬到太埔悠然山庄，地方较大，便于藏书。因为太多书，想到搬家就很痛苦，所以没有马上把杏花村的房子卖掉。拖了一年多，一直等到悠然山庄入伙才搬家。时值亚洲金融风暴，

【如是我闻】

潘耀明的文学缘



▲金庸给潘耀明的题字

杏花村的房子价格一直下跌，从1400多万港元降到600多万港元。

潘耀明初到香港，处境可比“负资产”苦多了。1957年移居香港时，一家住在一幢古旧楼房里，全层楼共住七八户人家，他与母亲住在一间连一扇窗也没有的中间房，只能放一个衣柜和一张双层床。他睡上铺，书桌就是一块架在床沿两头的木板，只能盘脚坐在床上读写，累了也不能站起来，站起来就会碰上天花板。他一边完成小学的课程，一边到公立图书馆借阅文学著作。十八岁中学毕业后，潘耀明到《正午报》工作，从见习校对、校对、见习记者、记者、助理编辑、编辑一路做起。

曹聚仁当时正为《正午报》写专栏，他自己戏称“一天赶三场”：一个是跑马场，他喜欢赌马；一个是菜市场，他喜欢做菜；一个是舞场，他喜欢跳舞。

潘耀明记得，曹聚仁的住所到处都是书，连洗手间、厨房、床底下也是书。在一次谈话中，曹聚仁勉励晚辈：从年轻开始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，确定一两个长远的研究课题，将来肯定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。这番话对潘耀明影响深远，使他致力中国作家的访问和研究。

离开《正午报》后，潘耀明编辑过两份杂志：《风光画报》和《海洋文艺》。《风光画报》使潘耀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写下了大量游记。《海洋文艺》则为潘耀明研究中国作家提供了方便。1979年10月，《海洋文艺》结束，潘耀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。上世纪70年代末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潘耀明访问了许多内地作家，后来集成《当代大陆作家风貌》一书，被韩国圣心大学翻译成韩文，并成为大学参考书。

潘耀明通过翻译家冯亦代介绍，认识了钱锺书。1981年4月6日下午，潘耀明登门访问钱锺书，后来写成了不乏第一手资料的《钱锺书访问记》。

潘耀明问：“您打算整理一套您的文集吗？我想，您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。”

钱锺书说：“对过去写过的东西，我并不感兴趣……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，一只狗拉了屎，撒了尿后，走回头时常常要找到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、嗅一嗅。至少我不想那样做。有些作家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，甚至一个字、一段话，都很重视和珍惜，当然，那是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，值得珍惜。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，去年有人叫我写《自传》，亦代是居间者，我

敬谢不敏。回忆，是最靠不住的。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，到回忆时，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。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，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。你认为怎样？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，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。”钱锺书后来将这篇访问记节录于香港版《宋诗选注》前言。

俞平伯和钱锺书住在三里河的另一幢楼里。潘耀明由篆刻家许晴野介绍去拜访俞平伯，后来跟俞家人都很熟。俞平伯给潘耀明写过很多信。1986年底，在潘耀明的奔走下，香港三联书店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合邀俞平伯访港一周。八十多岁高龄的俞平伯在香港举行《红楼梦》专题讲座，颇为轰动。俞平伯告诉潘耀明，他对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高鹗的续写很有意见，如果他有精力的话，想自己续写《红楼梦》。俞平伯去世后，他的外孙韦奈告诉潘耀明，俞平伯去世前有一个未了的心

【烟火人间】

玉米的故事

□王郑伟

吃厌了山珍海味，那就换几天粗粮吃吧。清肠胃，去肝火。玉米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不仅物美价廉，关键是怎么吃都有理。

早晨起来，取一葫芦瓢玉米面，金黄色的细粉末，用拇指和食指揉搓一下，细腻的感觉赛过蚕丝的温柔，只有经过石磨盘碾过，才会有这样的手感，通电的机器做不到。

从提桶里倒些清水，控制好手腕的角度和力度，沿着边儿贴着壁滑进去，同时拿着竹筷子柔柔地搅动着，像慈祥的母亲抚摸着孩子的脸颊，眼睛里闪着温暖的光。此时，需要用文火把玉米粉与水熬一下，它们才会温柔融合在一起，就像亲情一样柔绵。真正的爱总是要经过一番难忘的经历和磨砺，方可水乳交融，合二为一。

生活的方式可以简简单单，一日三餐可以粗茶淡饭，但每一处细节都要用心，不能囫圇带过。一碗玉米糊不能解馋，却让我品尝出岁月的淡泊，平添了纷乱世事耐住寂寞的定力。

小的时候，姥爷知道我喜欢吃玉米，特意将后园子土地划出好大一片来种植，只留了一点地栽些瓜果蔬菜。我想其他的菜蔬是要嫉妒玉米的，只能远远地望着玉米旺盛成长。等到秋风涌起，园子里的植物结满了果实，那是农民渗出的涔涔汗珠。姥爷背着箩筐，我拽着他的衣襟紧紧地跟在后面收玉米。玉米秆密密的竖立着，浓绿的叶子漫过我的头顶，随风手舞足蹈，连绵着望不到边际。踩着缝隙里的光走出一条路，姥爷将玉米秆从土地上垂直拔起，而我只能踮着脚，摘些与我齐高的，放进竹篮，装不下了，就捧在手里，抱了个满怀，还嫌不够多。

在场院里席地而坐，我拿着长长的烟袋锅，续满烟丝，递到姥爷的嘴边。玉米棒子铺满一地，金黄饱满的果实藏在层叠的碧绿的外衣里，这是我见过最美的金镶玉。我把玉米剥个干净，光溜溜没有一点皮儿，连如丝如缕的须子，都用指甲挑出来，然后揉成一把，贴在下巴上。色彩也不单调，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绿的交织在一起，像端午时节系在手腕上的五彩绳。然后冲着姥爷粗着嗓音说：“我的胡子比您的长！”姥爷吐着长长的旱烟，咧着没有门牙的嘴笑：“这样是不行的啊，要留点叶和须，不然呼出来的苞米没有味儿……”

饭菜的香能勾魂，跑累的孩子抵不住这诱惑，再远也能闻得到。揉着“咕噜噜”的肚子跑回来，站在灶台旁，等着揭锅盖儿。热气翻滚着旋在空中，一时间看不见人影。慢慢看清锅边上贴着玉米饼；锅里支起盖帘，中间的瓷盆里蒸着鸡蛋糕，细细的葱花撒在上面，像池塘里的碧莲；它周围码放着热气腾腾的土豆和茄子；掀开盖帘，黄澄澄的玉米就睡在里面！太烫吃不进嘴，便在根部插根筷子，攥在手里，用舌尖舔一下咬一口，鼓着腮帮，像极了拉满的风箱“呼呼呼”地吹气。

有一种乡愁，是童年里最爱吃的食物，长大后再也吃不到。

在姥爷的后院里，有一片地，种着我爱吃的玉米和难忘的故事。

愿，就是托韦奈送两百块钱给香港的潘耀明：“他写作挺辛苦的。”

潘耀明在三联书店为出版《沈从文文集》与花城出版社合作，与沈从文常有书信来往，多次面谈。潘耀明深知沈从文与丁玲之间的故事：两人年轻时是患难之交，早年沈从文听说丁玲去世，写了一部《记丁玲》的长篇，文章比较放得开，连丁玲以前的情人都写出来了。许多年以后，丁玲才无意中得知沈从文有这部书，从此心存芥蒂。而沈从文与萧乾之间的过节，则由萧乾写成文章，嘱夫人文洁若待他逝世后请潘耀明刊发出来。

1983年秋天，潘耀明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。那一届有意思，台湾请了陈映真、七等生，大陆请了吴祖光、茹志鹃和王安忆，大家相处很融洽。那时王安忆是作为茹志鹃的女儿去的，“现在说茹志鹃，人家是不大知道的，要说是王安忆的母亲。可是，那时候刚刚相反。”

潘耀明在那儿待了三个月，大受触动。——他的人生不是那么顺利，只念了中学毕业就出来做事，后来念过函授课程。——那时候他想回到大学进修，便留下来在爱荷华大学念英语，考了托福，后来由聂华苓推荐到纽约大学攻读出版杂志学，第一年是试读生，198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到香港，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兼董事。

1991年，《明报》总编辑董桥突然给潘耀明打电话：“查先生要见你。”

潘耀明在《明报》有一个专栏，但跟金庸不太熟，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面。到了金庸的办公室，金庸请潘耀明稍坐一会儿，便在写字台上写东西。原来金庸手写了一份聘书，亲自递到潘耀明面前，请他负责《明报月刊》。而且给了潘耀明在出版界少有的高待遇。潘耀明十分感动，还没有提前三个月向香港三联书店辞职，就答应了金庸。金庸手写的那份聘书，潘耀明专门拓了影印本，保存至今。

《明报月刊》作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文化学术杂志，由潘耀明主持十多年，一直保持水准，而且广告量时有上升，殊为不易。2011年，潘耀明又担任《国学新视野》的特邀主编，期望以新视角、新手法，为当下的国学研究开一新局面。

潘耀明以“彦火”为笔名写得一手好散文。他也是香港文化界的重要桥梁，为香港作家协会会长和世界旅游文学联合会会长。